



湖头条

大别山幽兰

赵主明



兰草是草,兰花是兰草之花。兰花品种很多,有剑兰、惠兰、吊兰、吉祥兰、蝴蝶兰、君子兰等等。我最爱大别山幽兰。

大别山幽兰,生长在大别山里,千百年来,生生不息,静静地延续着一个山野庞大的族群。

路,通到了大山里;人,流向了城市里。城里人好花,山里人喜财。有需求就有供给,每年,都有大批兰草被挖根断苗,出山进城,转换着户籍。

幽兰离开了幽居,寄居于庭堂,便消退了那份茂盛的生机。尽管养者对她恩爱有加,施肥、浇水、遮阳、松土、喷药治虫,她似乎并不怎么领情,仍难打起在山里头那种精神。瘦弱,疲惫,多病,抵抗力下降,没精打彩。弄不好就要

花,让主人空等一年。甚者,绝尘而去。

大别山幽兰的特色在于幽。她远离尘嚣,幽居山野,与日月星辰相望,和松林灌丛为邻,餐风露宿,捧霜覆雪,不显山不露水,默默无闻,与世无争,尽享一方清静,坚守千载贞洁。在我的心里,她不是一般的野花乱草,而是草圣花仙。

幽兰天生喜欢山野。苍松下,竹林边,溪流旁,石隙间,悬崖上,都有她的靓影。移入庭院,她变得娇情。干不得,湿不得,夏天晒不得,冬天冻不得。稍不如意,便萎靡不振。长在大山里,却是耐得住摔打。二手阳光,并不在乎;旱了,能够抵挡;涝了,能够忍耐;风吹雨打,冰冻雪压,无所畏惧。历经

磨难,兴盛不衰。

幽兰与野草为邻,却不与之伍,草枯她不枯,草荣她淡然,四季如常,葱青本色,很像松树的性格。她的叶子翠绿窄长,对称而生,向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像舞女伸展出的玉臂,像微风吹飘的绸带,柔和飘逸,姿态十分优美。

幽兰的花多姿多彩,瓣形缤纷,其中荷瓣、梅瓣非常珍贵。即使不看,想想荷花的丰润,梅花的绰约,心里也就醉了几分。

香气是花的灵魂,不看花,只闻一下香气,就如同见到这些花的影子,绝不会认错。我喜欢稻花香、油菜花香,喜欢洋槐花香、白兰花香,喜欢茉莉花香、米兰花香、喜欢桂花香、栀子花香。但最令我销魂的,还是幽兰。她的香气,更是非同寻常。闻过的,终生难忘。

幽兰的花魂,贵在“幽”字。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那种雅典。说她清幽淡远、清新怡人、清雅沁心等等,都没错,又都有些牵强附会,失却贴切。那香气真的是无法口中言传,只有用心品鉴,才能体验出本真。但是,并不是说大山里每株幽兰都是一个德行。她们之中,身姿、花形、香气均有所不同。仅就香魂而言,就有浓、淡、雅、俗的差异。还有姿态虽美而花却无香的,山里人称之为“臭兰”。这不足为怪。正如人类,同居于地球,不仅有黄白黑的肤色人种之分,而且有聪明愚蠢勤劳懒惰的人品不同,更有善恶忠奸诚实虚伪憨厚险恶的人性之别;还有重情讲义与缺少少肺之异,何况花草呼?

浮生岁月

嘴里有毒

徐生力

人的嘴是用来吃饭和说话的,有益身体健康,能够和睦邻里团结友朋。但在吃喝和交流中,如果不当或过之,则不利于健康和团结,反而招致灾祸。

我的一个患糖尿病的同事,在得病之前,每次吃饭,凡是面食他吃多少都觉得不饱,非得加一碗干饭才行。年轻时倒也不觉得什么,可到了五十岁左右,糖尿病出来了。

糖尿病是富贵病,痛风同样是好吃好喝引起的。还有一个朋友,喝啤酒不知道醉,在大排档和朋友宵夜,对吹啤酒。别人问还拿不拿,他总是伸出一个食指,人称“一指禅”。现在痛风脚趾头半夜疼痛不说,手胳膊肿了,一口酒也不敢喝了。人说“病从口入”,果然不错——凡事都应有个度,适可而止。

人的嘴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,就是说话。与人交流没有两张嘴皮子,是拨拉不开的。童言无忌,但成人口无遮拦,还真有一语成谶的。一次,夜幕降临时,同事从高速口接客下来,迎面一个霓虹灯闪烁的巨型广告牌上写着“某某县人民医院欢迎您”的字样。这个客人不由自主地念叨:“某某县人民医院欢迎您,这个医院看来还真不错。”晚上,按照习惯,东道主多劝了几杯酒。第二天早上,主人到宾馆敲门,无人应答。再打电话,老先生则躺在医院里。就是昨天晚上他称赞的那家医院。其实,头天晚上敬的酒并不多。

人的嘴有毒,平时倒也无所谓。但联想起来,还真有那么一回事。有对小两口,男的买药时,人家错给了一瓶正红花油。女的让退回去,男的非硬撑着说“我有用”,女的不让瞎说。可不到三天,男的晚上骑电动车,将一个脚扭伤。正红花油是用上了,正好印证了女的不叫瞎说的瞎说。你看,人的嘴里有毒不?

记忆深处

茅草屋的时光

王刚

每当踏上乡村的小路,总有一种情结会让我去寻找,寻找那些日渐消失的茅草屋。

小路的两边都是些砖瓦房或是样子别致的小洋楼,偶尔才会发现一两处茅草屋,那明显是无人居住了。门前已经长满荒草,门窗完好,柴扉紧闭,房顶上的茅草已经长满了青苔,还有许多早早泛黄的狗尾巴草,抑或还有一两处隐隐约约的破洞。与那相邻的二层洋楼相比,茅草屋宛如一位衣衫褴褛、老态龙钟的长者,默默承载着岁月的沧桑。就是这古老和简朴的样子,又勾起我对茅草屋的许多温馨回忆。

茅草屋,曾是父辈们的向往,更是我们童年的享受。

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,家里曾经盖过一次茅草屋。盖三间简简单单的茅草屋,大概需要准备一两年的时间。先是

要筹备檩子和过梁,记得父亲曾经领着我们在房前屋后数那些已经成材的大树,计算着这些树可以派上哪些用场。盖房的那一年,父亲将树全部放倒,放在水塘里浸泡数月后,捞起、去皮、晒干。再就是准备砌墙用的土坯。一般要在秋后收割完毕,选一块成色上好的稻田,干湿合适的时候用石碾在上面反复碾压。记得那时父亲手里扬着鞭子,口里哼着小曲,悠然自得地和那老牛拉着石碾一遍一遍地碾压,直到田面柔软且不踢脚的时候便可以切土坯了。往往这个时候,我们小孩子会在平整而宽敞的稻田上面嬉闹玩耍,也给大人们干活带去不少乐趣。大人们在田里打格划线,然后沿线用踩刀踩下。踩完切线起土坯时,一人掌握切刀,两三人前面拉,一块块方方正正的土

坯便侧卧起来。在拉切刀的时候,他们有时还会喊出长长的号子:“加把劲了——嗨——再来一块——嗨……”逗得孩子们笑得直不起腰……

那时盖房并没有固定的施工人员,一家盖房,全村的人都来帮忙。开工这天,村里男女老少齐上阵。一边是“瓦匠”,帮助打基础、和泥巴、砌土墙。另一边是“木匠”,做门窗、出檩子、做大梁。“上梁”是盖房关键的时刻,要举行隆重的“上梁”仪式,等大梁缓缓落在两幅过梁的槽子里,鞭炮响起,木工师傅站在这根梁头上,一边“喊彩”：“太阳出来喜洋洋,主人今天立华堂,鲁班造房千年固,财源滚进代代昌……”一边向下面抛洒糖果、花生、馒头和少量的硬币等,全村老少便在这热闹声中一哄而上,纷纷抢了起来,牵起衣襟兜着抢来



的果实……

茅草屋,曾是我们栖身的地方,留下了童年美好的记忆。就是这简陋的茅草屋,曾为我们遮挡着狂风呼啸的暴雨,抵御着滴水成冰的严寒,让小屋里充满了安祥和美。春天的时候,嫩叶初发,燕子飞来了,衔着春泥,在那高高的房顶上忙着筑巢。初夏的时候,燕子飞来飞去地忙碌着,嘴里叼着肥嫩的小虫子,喂养

着嗷嗷待哺的雏燕。“燕来家做窝,好运连接到,”农村将燕子到家视为吉祥,从来没有人打扰它们,即便小燕子不小心把屎拉在我们的身上。

茅草屋,我们曾经温暖的家,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却在悄然消失,已然恍若隔世。这一段回忆,让我再次想象父辈们那时生活的艰辛。这一段回忆,促使我更好地珍惜眼前的生活。